

A Madcap Story of
Sex, Style, Celebrity, and
the Women Who Made America Modern

FLAPPER Joshua Zeitz

摩登女

性、时尚、名利与成就美国现代化的女性共同演绎的疯狂故事

[美] 乔舒亚·蔡茨 著 张竝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FLAPPER

Joshua Zeitz

摩登女

性、时尚、名利与成就美国现代化的女性共同演绎的疯狂故事

[美] 乔舒亚·蔡茨 著 张竝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摩登女：性、时尚、名利与成就美国现代化的女性共同演绎的疯狂故事 / (美) 蔡茨 (Zeitz, J.) 著；张竝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书名原文：Flapper: A Madcap Story of Sex, Style, Celebrity and the Women Who Made America Modern

ISBN 978-7-208-07413-2

I. 摩… II. ①蔡…②张… III. 文化—研究—美国—20世纪 20 年代 IV. G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8299 号

策划编辑 王 蕾
责任编辑 张优优
装帧设计 颜 禾



世纪文景

摩登女：性、时尚、名利与成就美国现代化的女性共同演绎的疯狂故事

[美] 乔舒亚·蔡茨 [Joshua Zeitz] 著

张竝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9.5
字数 216,000
版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413-2/G·1195
定价 28.00 元



边缘生活，1926 年 12 月 11 日，两名年轻的摩登女
在芝加哥舍尔曼酒店楼顶上跳起了查尔斯顿舞。

*Flapper: A Madcap Story of
Sex, Style, Celebrity, and the
Women Who Made America Modern*
by Joshua Zeitz

Copyright © 2006 by Joshua Zeitz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ia Chinese-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FLAPPER

目 录

引言 探戈舞海盗与苦艾酒	1
--------------------	---

第一部

1 最受欢迎的女孩	13
2 美国性时刻	21
3 她会张开双臂抱住你的脖子大叫吗?	29
4 摩登女之王	41
5 装腔作势	53
6 我更喜欢这种女孩	63
7 让我们的人民改邪归正	75
8 纽约的世故	83
9 爵士乐时代小姐	91
10 让女孩快乐的酒吧	97
11 这些现代女性	107
12 这个国家短缺女式内衣	117

第二部

13 充满奇思妙想的头脑	129
--------------------	-----

14 运动员型女孩	137
15 让腰线走开吧	149
16 到街上去	163
17 没有想像力，就没有需求	177
18 1000万妖妇	189
19 容貌最重要	201

第三部

20 爸爸，什么是啤酒？	217
21 哦，小女孩，千万别长大	229
22 男人需要的那种女孩	237
23 消磨时光的另一种任性方式	253
24 梦想者梦想成真	267
25 慢性自杀	277

尾声 承受不起的奢侈	289
------------------	-----

引言 探戈舞海盗与苦艾酒

1915年5月22日，在一片闪光灯和许多举着签名簿和笔的手之间，尤金妮亚·凯莉，这位纽约银行业可观财富的女继承人，拨开如潮水般希望一睹名人的看客，慢慢穿过人群，踱上曼哈顿时尚上东区的约克维尔地方法庭的大理石台阶。

19岁的尤金妮亚走在她的律师身边，给旁观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那出人意料的良好举止和自信的神态。她穿着惹眼的“暗绿色诺福克套装，”一名在法庭旁听的观众这样说道，“以及一件白色丝绸上衣，竖着衣领，系着一条鲜红色领带。她卷曲的秀发上戴着一顶黑色的三角形无沿草帽，帽上装点着黄花和一个玫瑰花结。”

尤金妮亚原本不会和她母亲海伦·凯莉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凯莉夫人举止庄重，是个让人看不出年龄的中年寡妇，她女儿入场之后不久她就来到了法庭。凯莉夫人穿着老式的黑色高领衣服，只有衣领四周一道白色的蕾丝给这种庄严赋予了一点点轻快的色调。但当凯莉夫人在法庭落座时，她就开始神经质地紧紧盯着拒绝承认她母亲权威的尤金妮亚。

这一点都不奇怪。就在两天前，凯莉夫人向警官起誓并罗列了尤金妮亚的罪状，得到了逮捕她的拘捕证，要求法官将她女儿送进感化院。在听了凯莉夫人悲伤的故事之后，一名当地的地方法官立刻同意

了她的请求。当天晚上，两名便衣侦探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餐厅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找到了尤金妮亚，拘捕了她。晚上她在拘留所里待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她姐姐将她保释出狱。

似乎一夜之间，尤金妮亚从上流社会甜美的小美人摇身一变，成了不可救药的野孩子。照她母亲的看法，她简直就是“自甘堕落”。

好几个月来，尤金妮亚都去百老汇的舞厅玩，她对爵士乐、香烟、苦艾酒和白兰地有着不知餍足的胃口。她还结识了一个已婚老男人艾尔·戴维斯，官方说他是“探戈舞海盗”，意思是专对懵懵懂懂的富家女孩下手的骗子。

尽管金钱是驱使凯莉夫人这么做的主要动机，因为尤金妮亚在21岁生日时可以继承1000万美元的遗产，而且家里人都坚决不让她把遗产挥霍在那个恶棍艾尔·戴维斯的身上，但凯莉夫人精明地强调了这起案件中尤金妮亚的反社会行为。

一个年轻女人在外面一直待到凌晨三四点钟都干些什么呢？而且每天晚上都如此。除了她的律师，包括州地方法官在内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似乎都认为尤金妮亚失去了控制，也许甚至有犯罪的倾向。

“哎呀，如果我有一晚上不跑上起码六家夜总会，”她向母亲辩解，“我就会失去社会地位。”

泪水涟涟的凯莉夫人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增加尤金妮亚的零用钱、扣罚她的零用钱、恳求她待在家里、命令她待在家里。她甚至在午夜以后将她在东区的宅邸大门锁上，心想尤金妮亚不至于冒险在门廊的台阶上度过漫长寒冷的夜晚。毫无作用。尤金妮亚会砸开铜把手上方的玻璃窗，从里面打开门。

尤金妮亚的律师弗兰克·科罗克徒劳地要求取消针对他代理人的指控。毕竟她19岁了，是个成人，从法律上说她有权利犯点过错。这一论点激怒了地方法官，他毫不含糊地指责科罗克，咆哮起来：“被

告是否不服从她母亲——她的合法自然监护人的合理命令；是否和邪恶堕落之辈为伍；是否有可能道德沉沦，答案清清楚楚。”审判势在必行。

翌日，在公众的注目下，尤金妮亚坐在证人席上，举止得体。

“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尤金妮亚，”凯莉夫人的律师约翰·麦金泰尔说道，“不能这样被带到法庭，不能让这样的丑行每天玷污你的名字。你把你母亲的心都要伤透了。如果你现在答应回家，到她的身边，和百老汇那帮人一刀两断，把艾尔·戴维斯从你的记忆中抹掉，我会马上让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不会回家去我母亲那儿的。”尤金妮亚反驳道，“我不准备为我做的任何事向任何人道歉。我不准备和艾尔·戴维斯划清界限。我母亲挑起了这件事，我会奉陪到底的。”尤金妮亚态度坚决，她声称，“我不认为他们能把我打发走。”

副助理地方检察官莫里斯·斯皮斯对自己在这起案子中的角色很不满意，他试图对尤金妮亚晓之以理。“你想过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吗？”他诚恳地说道，“你知道自己很危险，会被送到感化院去吗？”

“好吧，要被送去的是我，”她回答道，“而不是你，所以这是我的事，和你无关。”

当被报纸报道吸引过去的读者刚刚开始了解尤金妮亚·凯莉这桩离奇的案子时，审判的第三天，被告突然来了个大变脸，让人大失所望。她屈服于州政府的威严之下，正式与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了了断。

“我错了，母亲是对的。”她在法庭上告诉法官，尽管有点犹疑。

似乎在经过了马拉松式的调解过程之后，母亲和女儿最终达成了和解，凯莉夫人的律师们和长期与她家往来密切的天主教神父促成了这一和解。尤金妮亚在意识到自己的继承权正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之后，就答应和艾尔·戴维斯以及百老汇那帮人一刀两断。作为回应，

她母亲也会撤消所有的指控。

“尤金妮亚并非天生品行不佳。”凯莉夫人向媒体人士保证，“她是个好女孩，只是百老汇的刺眼灯光使她根本无法理解生活。”

她女儿认可了这种说法，在法庭上所说的致歉词几乎与之如出一辙。“现在我意识到了。”她承认，“我被百老汇的刺眼灯光、音乐和舞蹈的魔力弄得头晕眼花。”

对地方法官而言这还不够，他决定在法庭上利用这个案子昭示道德的审判力量。他命令尤金妮亚站在他旁边，书记员飞快地记录下他说的每一个词。他猛烈地攻击这位年轻的被告，无休无止。

“你生在城里最好的家庭。”他发难道，“我还记得自己年轻时，你祖父在本城德高望重，街上有人路过他身边时，都会向他脱帽致敬。你父亲是一位上流社会人士，是本城最好的公民。我担心你在做傻事。你最好的朋友是你母亲。有时我们可以不赞成母亲所说的话，但当我们平心静气地把她的话思考再三时，我们就会意识到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们的利益考虑。你把这件事好好想想，你就会明白你母亲是出于正确的动机，尽其所能在拯救你。”

“我认为你最终会同意，”他下了结论，“她为你思虑万千，就是为了让你认识到你所做的一切对你没有好处。请把这记在心里，毕竟你母亲是你最好的朋友。你能答应这样做吗？”

“是的，是的，阁下。”尤金妮亚回答道，尽管她也许已经把指甲掐进了自己的手掌心。

尤金妮亚并没把自己的许诺保持太长时间。不到三个月，她就和刚刚离婚的艾尔·戴维斯私奔到了马里兰州的艾尔克顿——北美著名的急就章婚礼之城。穿着一件朴素的大衣、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的凯莉小姐发觉她的名声已经先她一步而到，甚至越过了梅森—迪克森分界

线^[1]来到了南方。她和戴维斯无望地东奔西颠，花了好几个小时找一个能主持婚礼的牧师。最后，亨利·卡尔牧师，一位急就章婚礼的专家同意为他们的结合举行圣礼。

这个故事的结尾并不令人愉快。两年后，当美国决定和孤立隔绝的状态来一次彻底了断，并把第一拨士兵送往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时，尤金妮亚·凯莉静悄悄地继承了她的财产。1920年代还没过去，她就和艾尔·戴维斯离了婚。

这就是摩登女的时代。

摩登女(flapper)这个词是何时以及如何进入美国本土语言的尚不清楚。这一表达方式也许源自战前的英国。根据1920年代一名时尚作家所言，“摩登女”最初指的是十几岁的女孩，她们体形、举止笨拙，“应该需要某种特定的服装——长长的、笔直的线条来掩盖她们的笨拙之处，服装店把这种衣服宣传为‘摩登女服’。”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这个词便开始用于指称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她们深深服膺于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这样的作家和克拉拉·鲍这样的女演员在出版物和银幕上宣扬的浪荡的行为准则。

《韦氏学院词典》早期版本将摩登女定义为“年轻女孩，尤其是在言谈举止和着装上较为大胆的女孩”，至少在1922年，一名18岁的女性很乐意拥有这样的称呼。“摩登女不喜欢的所有事情，”她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中这样大胆地向读者表示，“就是平庸。”

如果历史学家就这个词何时以及如何流行起来仍然莫衷一是，那

[1] 梅森—迪克森分界线(Mason-Dixon Line)：美国南北战争前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分界线，后泛指南北分界线。

么到了1920年代早期，似乎美国的每一件社会恶行都可以被戴上“摩登女”的帽子。这是一种恶名远扬的人物类型：她剪短头发、抽香烟、喝杜松子酒、穿着短裙招摇过市、在色情暧昧的爵士酒吧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她们换着一拨又一拨男舞伴，以极端下流的方式跳舞。她每到一处总会受到十几岁女孩的艳羡，是良好品行和道德情操的破坏者。所有人都置身于关于摩登女的激烈争论中。“对摩登女的关注和惊愕是一种普遍现象。”当时一家流行报纸的专栏作家评论道，“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自行其是，招摇过市，成人的圈子和话题中都少不了她。粗略而言，世界分成了为之兴高采烈的一派、对之心怀恐惧的一派和心怀悲悯将其视作必然结果的一派。”

美国劳工部长谴责了“抽烟、喝鸡尾酒的摩登女轻率无礼的行为。”一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说摩登女拥有“最低等级的智力”，“为教育者出了一道无望解决的难题。”1929年，佛罗里达州议会甚至考虑禁用“摩登女”一词，因为她们的品性实在恶劣。

今天看来，我们确实无法想像摩登女的面貌对长辈造成的冲击有多么剧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妓女，极少有女性敢冒险进入酒馆和酒吧。甚至到了1904年，还有一名妇女由于在纽约第五大道点燃了一根香烟遭到了拘捕。直到1929年，有些铁路公司才废除了不准女性在餐车吸烟的规定。

“新女性”（New Woman）在美国确实是一件新鲜事，因此1920年代女性主导公众争论的热门话题就不足为奇了。在整整十年间，头版新闻充斥着年轻女孩骇人听闻的故事，如芝加哥一名14岁女孩由于母亲不让她穿摩登女的衣服而自杀。读者得知，“她班里的其他女孩都穿着长筒袜、剪着短头发、自称摩登女，她也想成为一名摩登女。但是她母亲思想古板，和蔼但坚决地对她说‘不’，于是这个女孩把煤气管塞进嘴巴里，打开了煤气。”

并非每个人都认为摩登女的胜利标志着文明的衰落。在爵士乐时代（Jazz Age）的鼎盛时期，《新共和国报》编辑布鲁斯·布利文在1925年9月以轻松自在的语调描绘了“摩登女珍”（Flapper Jane），19岁的她代表了年青一代，是美国新女性的典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年间，这种女孩处处可见。也许“珍”确有其人，也许她只是布利文想像出来的人物。最有可能的是，她是一个合成的形象。

布利文写道，她那“可怜的”牧师指责珍“是一个极端可怕的野孩子，她涂脂抹粉、抽烟、喝鸡尾酒、喜欢参加派对，哦！”批评者将她与“禁酒令、汽车和基督教基要主义的衰落”以及其他许多急剧变化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她是那些冒冒失失的年青人中的一员，她“在两小时开了60英里后，将车子停在一边，从她父母郊外住宅的草坪上慢悠悠地走过。”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她化妆是为了“一种完全不真实的效果——苍白的脸色、鲜红的双唇、涂着浓浓眼影的眼睛”，模仿“装腔作势的举止，因为天真的美国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与巴黎流氓舞蹈中女舞者的形象吻合。”

针对布利文的问题——“珍……为什么你们所有人要作如此打扮？”——这位年轻的摩登女回答道：“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正好说明我们不喜欢遮遮掩掩。女性最近才步下神坛。她们厌倦了那种神秘兮兮的女性魅力。或许这种打扮和独立、自谋生计以及投票等等所有这类事更为匹配。像遮盖你的手臂和腿部这样的事情，总有点被养在深宫后院的意味，你不这样认为吗？女性仍然渴望被爱，但她们希望这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她们真正拥有的品质能够得到尊崇。”

最后，布利文大胆说出，摩登女的总体行为只见“烟雾缭绕，而没有什么火焰。”与其说这是道德水准大为宽松的证明，毋宁说这证明了“如今的女性从古老的桎梏中已抖落片片尘埃。‘女权运动’几乎完胜，我们甚至都忘了这个词曾经隐含着激烈的挑战。”

“女性坚决认为自己和男人一样，”布利文继续说道，“而且希望得到同等对待。她们不想生育自己不想要的孩子。她们不想在选择进入某一专业或职业时受到阻碍……如果她们能够选择走路时赤身露体，那么她们肯定就会这么做，而男人已处于旁观地位，只能发出微弱的叫好声！”

对此，布利文的结语是：“好哇！”

除去耸人听闻的头版新闻以及对道德灾难和腐化堕落处处可见的警告，还回顾了如布鲁斯·布利文之类进步作家头脑冷静的评估，摩登女仍旧是一个复杂的形象。

她有血有肉，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汇聚到一起的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的产物。她上班挣钱、养活自己，不受家庭和社会的监督，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消费文化中的一员，这种消费文化要求沉溺和愉悦，而不是克制与苦行。1920年代的新女性大胆宣称自己有权去跳舞、喝酒、抽烟、约会，有权去工作、拥有自己的产业、不受那些管束了她母亲那代人的条条框框的束缚。

在赋予美国人私密和休闲机会的都市环境中长大成人，在批量生产与批量复制的时代中出生，摩登女堂而皇之地拿性和时尚做起了实验。她以扩大及缩减（有时不知不觉间）自主权的方式，重新对浪漫和恋爱行为下了定义。她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嗤之以鼻，对自己的父母大为不敬。她想尽各种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如果摩登女真正代表了爵士乐时代的无数年轻女性，那么她也完全是由这个国家首批“时尚商人”（merchants of cool）创造出来的类型人物。这些艺术家、广告商、作家、设计师、电影女明星和传媒大亨让她对服装与音乐、香烟、美酒的品位，甚至她的体形和曲线成为当时的风尚。他们施加于国家的威权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出版物和

电影中，而且他们掌握了集体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最新发展动向，这使得他们可以对无数年轻女性造成异乎寻常的影响。这些年轻女性正迫不及待地表达自己的自主性，但是仍然期待文化权威人士对她们的消费行为和身体意象作出提示和点拨。如同许多 20 世纪后来的运动一样，摩登女现象强调个性，即使是在和谐中要表现出来的。

先锋的时尚商人为了趣味、利益和名声，创造了摩登女。他们在给她打上印记、将她出售的同时，开创了一个奇异的现代化循环过程，通过这个循环，通俗文化模仿生活，生活也在模仿通俗文化。

在 1920 年代中期，鲜有摩登女明白她们自己到底是草根阶层还是精英人士的创造品。她们也没有意识到为了崭新的自由自己支付了过高的代价。由于用物质条件衡量生活的美好与否，她们丧失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由于拥有了新式的恋爱、异性相恋的自由，她们失去了女性之间曾享有的那种亲密感。

最重要的是，尽管 1920 年代的新女性与美国传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关系急剧破裂，但摩登女的历史说的并不仅仅是美国的第一次性革命。事实上，摩登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卧房和舞厅的范围。她的故事是 1920 年代美国的故事，那是第一个“现代化”十年，那时候日常生活开始受到了大众媒体、名人生活、消费主义的全方位影响，公共权利让位给了私人权利，在从印第安纳州的曼西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萨默塞特，全国人民的品位与嗜好有了相同的标准。

创造摩登女并且使她有血有肉的人却是多样的。

这些人中有可可·香奈尔（Coco Chanel），这位法国孤儿创建了一座时尚帝国，独具慧眼地重塑了女性的形体和形象。

3000 英里之外，洛伊斯·朗（Lois Long），康涅狄格州牧师的女儿，成为美国爵士乐时代有关性和时尚最具洞察力的观察家。

在加利福尼亚州，橘树林让位给了电影公司和童话般漂亮的宅

邸，克拉拉·鲍、考琳·摩尔（Colleen Moore）和路易丝·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好莱坞著名的摩登女三巨头，以她们对新女性各自不同的演绎，点燃了无数电影观众的想像力。

得克萨斯州出生的时尚艺术家戈登·康威（Gordon Conway）和犹他州出生的漫画家约翰·赫尔德（John Held）设计的杂志封面用视觉形象表达了席卷美国的社会革命。

在纽约，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和爱德华·伯内斯（Edward Bernays）是新出现的广告和公共关系领域的先驱人物，他们教导大企业如何在一个不断成长的工业化国家中掌控自己的梦想和焦虑。

这些令人着迷的人物见证了美国现代化的滥觞，充满了传奇色彩。而他们的故事是在最令人想不到的地方拉开了序幕：1918年夏天，在一家小型乡村俱乐部，有位年轻军官正在鼓足勇气邀请某人跳舞。